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 2221
8 May 1980

CHINESE

第二二二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0年5月8日星期四下午4.30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乌马鲁先生

(尼日尔)

成员国: 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葡萄牙

马蒂亚斯先生

突尼斯

埃萨菲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范登·霍伊维尔先生

赞比亚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名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80-61218/A

下午5时10分开会

悼念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约斯普·博罗兹·铁托阁下

主席：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是在全世界都在哀悼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约斯普·博罗兹·铁托阁下逝世这个极为哀痛时候举行的。他对联合国工作的献身已经成为世界大家庭的鼓午来源。铁托总统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办人之一，他使之成为具有高瞻远瞩的运动。他在1980年5月4日去世，这个世界又失去了一个一流俊杰。他是和平事业与全人类的捍卫者，他的伟大品质必将得到日世世代代的怀念。

我予备代表安理会，今天向南斯拉夫政府发出电报，向南斯拉夫政府和人民转达安理会的悼念，并向他的遗属表示衷心的慰唁。

现在请安理会各位理事起立默悼一分钟。

各位代表起立默悼一分钟。

向前任主席致谢

主席：由于这是安全理事会五月份的前次会议，我首先要代表安理会的理事国向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波菲里奥·穆尼奥斯·莱多先生阁下致敬，他卓越地指导了四月份安理会的讨论。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

1980年5月6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S/13926）

主席：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了以色列和约旦代表的一封信，要求被邀请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

我提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以色列代表布卢姆先生和约旦代表努赛贝赫先生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了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1980年5月8日的信，内容如下：

“我要求安全理事会按照其惯例，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安理会‘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

这封信已经作为安全理事会S/13932号文件分发。

突尼斯代表的这个提案并不是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或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提出的。但如果安理会通过这项提案，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这项辩论将使其具有会员国按照第三十七条规定被邀请参加所有得到的同样参加权利。有没有安理会成员国要就此提案发言？

范登·霍伊维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代表团已一再表明安全理事会不适宜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辩论，因为有些人会把邀请的条件能解释为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好象会员国一样参加的权利。

因此，美国会再度投票反对这项邀请措词的方式。

主席：如果现在没有其它安理会成员要发言，我就认为安理会准备就突尼斯的提案进行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孟加拉国、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牙买加、墨西哥、尼日尔、菲律宾、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赞比亚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挪威、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0票赞成、1票反对和4票弃权。因此，提案获得通过。

应主席的邀请，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今天的会议是应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在1980年5月6日的信中提出的要求而召开的，该信已作为S／13926号文件分发。

安理会成员国收到S／13930号文件内载有一个经过协商过程拟定的决议草案。

我了解安全理事会现在准备把这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举行举手表决

赞成：孟加拉国、中国、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牙买加、墨西哥、尼日尔、挪威、菲律宾、葡萄牙、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4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决议草案已通过为468(1980)号决议。

我现在请那些要求在表决后发言的代表发言。

范登·霍伊维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五月份使阁下成为我们讨论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在尼日尔出任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期间，你是正义的最雄辩的代言人，你的意见和指导一向都是明智可取的。你已经表现出的坚定和判决能力保证了这一定是个十分成功的任期。美国欢迎阁下出任主席。

让我也借此机会，向我们的兄弟墨西哥常驻代表致敬，他的充沛精力、天生的领导才能和具体敏锐使他的任期堪为典范。这几个月来一直是困难重重、问题复杂而且常常令人疲于奔命。但穆尼奥斯·莱多大使却以无穷的技巧、谦恭的态度和智慧领导我们安然渡过动荡不安的四月份，充分反映出他的伟大国家的品质。我们对此深为感谢。

美国不能与安理会一道就今天的问题作出协商一致的决定，我对此引以为憾。我国政府的一位发言人已经表明，美国认为米勒翰、卡瓦斯米勒两位市长和塔米米法官被递解出境是违反《日内瓦第四项公约》的规定的，而且《日内瓦第四项》适用于以色列军事当局在西岸加沙的行动。

(美利坚合众国)

但是我国政府不能支持这个决议。就象过去多年以来，我们这里是在应付一个悲惨的暴力循环。一个暴力行动招致了另一个暴力行动。美国在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们不能只注意这个循环中的单一事件。这个决议没有提及在希布伦有六名以色列人被杀和另外十六人受伤的事件——这是在递解巴勒斯坦官员出境以前发生的行径，而且显然是造成目前局势的一个因素。对此我们深感遗憾。我们谴责在希布伦的这项肆意的暴力行动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这项行动的责任。

最近数周以来，安理会竟未能对在米斯加夫阿姆或希布伦的以色列公民被谋杀的事件予以谴责实在令人可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认为安理会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不能取得积极和公平的成果的，尽管这些讨论一般都具有寻求共同立场的好意和诚挚的努力。我们在得到这样的结论时，也铭记着我国政府正在参与的非常复杂困难的谈判，这些谈判的目标是要在保护以色列人民安全的同时就西岸和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充分自治达成协议。

因此，我国代表在表决这个决议草案时弃权。

主席： 谢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对我所说的话。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先，我要热烈地祝贺阁下，尼日尔代表出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表示深信阁下的外交才能一定会协助我们解决安全理事会五月份内仍需讨论的问题。我要借此机会表示希望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包括在联合国内的关系——将有积极的进展。

我也要向墨西哥代表表示真诚的感谢，在他高明的领导下，安全理事会在四月份讨论了与中东局势有关的好些重要问题。墨西哥大使的外交部长才对这些讨论大有帮助。虽然由于他能力以外的理由，不能充分达到他所追求的目标，但这些讨论却一定会促进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进展。

苏联代表团投票赞成提交安全理事会审议的S/13930号文件内的决议。同时，我国代表团要指出，不幸的是，这个决议并没有果敢地谴责占领国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导人采取的非法行动，这些行动都应该立刻制止。我们也不能忽视企图把以色列占领者的行动和巴勒斯坦爱国者的英勇斗争一视同仁的作法，因为前者是在他们违反国际法而夺取的阿拉伯土地上犯下的暴行，而后者则是为了逐出占领者而战斗以及恢复他们不可剥夺权利的行动，这些权利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承认。这样的企图只能被视之为对以色列侵略者试图并吞阿拉伯土地的直接支持。

主席：谢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所说的话。

以色列代表要求发言。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向阁下出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之职表示敬意。

也让我向墨西哥常驻代表穆尼奥斯·莱多大使致敬，他以堪为典范的态度处理了上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代表以色列人民，我也要值此机会对南斯拉夫人民的伟大领袖约瑟普·博罗兹·铁托总统的不幸逝世向他们致以最深切的慰问。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民和南斯拉夫人民都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打击的目标，我们一同对纳粹——法西斯这

(以色列)

场灾难作战。 我们两个民族都在纳粹压迫者的手下食尽苦头。 我们的人民很多曾参加了铁托总统领导下的英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战斗行列，他们为了抗击暴政和压迫以及为了南斯拉夫的解放而献出了生命。 我们将永远记得铁托总统是捍卫南斯拉夫自由的伟大战士以及在巩固南斯拉夫的独立上面的无双贡献。 我们也将永远记得他对纳粹浩劫余生者以及南斯拉夫的犹太人的帮助使他们能够到达以色列。

上星期五六名犹太人在希布伦冷酷地惨遭谋杀。 另外十六名受了伤，其中两人伤势危急。 当以色列仍在哀悼死者之际，安理会竟已再度进行另一次一面倒的反以色列的行动。

让我把一些事实告诉安理会。

上星期五晚上一群犹太礼拜者——其中大多是宗教学院的学生，正从希布伦的希伯莱族长墓麦赫培勒洞穴守完安息日后依照犹太人安息日的宗教法规步行回家。当他们走下一条小巷子时就受到在两个建筑物屋顶上的巴解恐怖主义分子的袭击，他们首先在背后被扫射，然后又在好几个方向被投掷手榴弹和炸药。

我刚刚已经说过，在这次残忍而懦夫式的侵袭中有六个人被杀，十六人受伤，包括妇孺在内，其中两人伤重垂危。

几个小时后，以耶西亚·阿拉法特为首并且是罪恶的巴解组织中最大的组成集团《法塔赫》就从恐怖主义分子在黎巴嫩的广播电台的一项声明中，承认这次暴行就是他们干的。 1980年5月3日阿拉法特本人在抵达科威特进行访问时也对这一次暴行大加赞扬，据《纽约时报》的报导，他昨天在贝鲁特再次对这个事件予以无条件的支持。

记得在1929年时，由于恐怖主义的巴解的前身所策划的一次残暴大屠杀，已有千多年历史的希布伦犹太社区根本不复存在。 当时的社区成员主要是虔诚的学者和学生。 其中六十多人惨被谋杀，上百的受了伤和被虐待，家园被毁，礼拜的地方也被破坏无遗。 这场大屠杀是由臭名昭著的耶路撒冷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哈吉·阿敏·何塞恩尼策动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伙同纳粹分子一道消灭欧洲

(以色列)

犹太人，后来被缉往纽伦堡接受战犯审讯。

恐怖主义的巴解组织在希布仑进行的最近这一次暴行，再度证明了它的犯罪分子都是其声名狼藉的导师的忠实门徒。

其目的又再度是为了进行大规模谋杀而进行的暴行。其对象是 告后回家的一群和平的礼拜者，其时间则是安息日的前夕。

这种滥杀无辜的埋没天良行动背后的目的就是要煽动当地阿拉伯人的宗教感情挑拨激烈的情绪，企图干扰中东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尤其是关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犹大、撒马利亚和加沙地区充分自治的谈判。

事实上，全世界都知道了上星期五晚上在希布仑发生的暴行。各地的人民从电台上听到了这件暴行并在电视上看到了事后的恐怖情景，使它们大为震惊。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安理会却没有注意到这次暴行。

我是特意说“没有注意到”的，因为这是我能够对安理会今天下午的会议和刚通过的决议作出的最宽厚的解释。

但这种假设却很难说得过去，因为我在 1980 年 5 月 4 日给秘书长的信中已经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些事实，该信已经作为安全理事会第 S/13923 号正式文件分发。

因此，我们只剩下一条令人更不安的解释，就是尽管安理会和全世界一样都知道上星期五在希布仑发生的肆意谋杀事件，却故意漠视不理。

这种“疏忽”长期以来都是安理会对阿 - 以冲突问题进行的辩论的特色。这种耳熟能详的情况过去三个月来尤为显著，该区域内外反对中东和平的人使安理会差不多不停地开讨论这场冲突特定的几个方面，千篇一律断章取义地讨论那些问题。

任何在最近几个月来对安理会议程加以注意的人都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就是除了阿 - 以冲突以外，世界上并没有任何其它国际危机。苏联已经撤出阿富汗

(以色列)

它的部队已经停止屠杀数以百计的阿富汗平民。叙利亚占领军已经从黎巴嫩撤回，贝鲁特内外周围都没有人被杀。已经没有数以千计的难民在逃离古巴。非洲一片宁静，特别是在撒哈拉、马格里布和非洲之岬。东南亚洋溢着甜蜜和光明。国际恐怖主义已在全球备受控制。简而言之，国际局面一片愉快。假如不是因为以色列的话，国际和平就不会受到任何威胁——或者起码安全理事会不知道有这些煽动的存在。

刚才通过的决议与两周前通过的第 467(1980)号决议极为相似。

大家都觉得，那个决议是就巴解恐怖主义份子进行的一次下流暴行的辩论所产生的，他们在米斯加夫阿姆集体农庄掳劫手抱的婴儿。这一次罪恶行径造成了一个婴儿和一个平民的死亡，另外有四名幼童受伤，这还没有把为了救出这些小人质而死亡的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和十一名受伤的士兵算在内。但是安理会那项决议并没有提到该次暴行，而且只把一切罪名推到以色列身上，根本不顾这次事件对以色列安全的整体情况的影响。今天安理会表露的正是这种虚伪行径和偏袒。

刚刚通过的决议并没有提及内中所说的事件的背景。安理会的看法是经过折衷的看法，客气一点地说：它只看见想看到的东西。它漠视别人叫它漠视的南西。

象任何政府一样，以色列政府对维持法治和保障安全都负有根本的义务和责任。它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以求避免上周五晚上在希布仑发生的那种暴行的重演。这些步骤包括把希布仑和哈勒胡勒的市长同希布仑的民事法官驱逐出境。

过去几个月以来，这三个人在巴解和阿拉伯抵制主义国家的指令下，积极和有计划地从事煽动当地阿拉伯人口进行对付以色列和以色列人的暴力和颠覆行动的工作。他们这样作是滥用公职，他们甚至引用巴解的资金来进行这些活动。我可以长篇大论地引述这两个市长在公众集会和希布仑的民事法官在讲坛上所作的煽动性的讲话，他们不顾一再的警告，即他们早已超越了得到当局保证和保护的言论自由标准。但是，由于安理会并不是一个法院——虽然它常常以法院的姿态来采取行动——我最好还是只指出以色列必须应付的三四次事件，这些都在上周五的希布仑谋杀发生以前以色列一直没有采取行动的事件。

(以色列)

今年二月初，哈勒胡勒市长在市政大楼的一次集会演讲中宣称话已经讲够了。

他说：

“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我们绝不能从采取任何手段的立场上后退”。

最后他表示希望《圣战》会永远继续下去。

1980年3月23日，希布仑民事法官号召进行暴力行动，直到巴勒斯坦的旗帜不但在希布仑，也在雅法、海法和阿克——换言之，在以色列飘扬为止。

希布仑市长有进行颠覆活动的长期记录。1976年10月族长墓——麦赫培勒洞穴的骚扰事件就是受到卡瓦斯麦赫先生本人发出的一份煽动性印刷品中所惹起的，他在印刷品中煽动穆斯林社区破坏麦赫培勒洞穴中犹太人视为神圣的物品。卡瓦斯麦赫先生不但没有企图确保希布仑的公共秩序，反而公开的背其道而行之。在最后那几天他再次毫不抑制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据黎巴嫩境内的巴解电台所说，卡瓦斯麦赫先生昨天号召西顿的巴勒斯坦难民踏着无辜的以色列人的血回到雅法和海法去。

这三个人的被逐出境是根据英国资任统治当局1945年颁布的防卫（紧急情况）条例执行的，其中第112条授权在发生某些违反安全的活动时可予以放逐。

在1967年6月4日以前当犹大和撒马利亚还在约旦占领下时也曾好几次执行过这些条例。我记不起安理会曾为此而被要求开会议论这些放逐事件。自1967年6月29日以后这些条例仍然生效，这都是按照1907年《海牙条例》第43条的原则和1949年《第四次日内瓦公约》第64(1)条的规定，而这并不影响人尽皆知的以色列原则立场，即《日内瓦第四项公约》对目前范畴是不适用的。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悲剧之一就是差不多六十年来他们都被一个极端主义和狂热的领导层所把持。从恶名昭彰的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典说明官阿敏·何塞尼开始，这个领导层从不在乎以恐怖主义或暗杀手段来对付其政敌。它完全缺乏政治现实主义而且顽固反对任何折衷办法。它为自己声称代表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带来持续不断的灾难。

(以色列)

这个政治遗产的直接继承者就是恐怖主义的巴解。该组织一直对朱迪亚·撒马利亚和加沙地区内愿意与以色列和平共存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不断进行威吓和暗杀。此外，该组织又利用朱迪亚和萨马里作为发动对付以色列的敌对和恐怖行为之地。近月来它又加紧其反对和平进程以及旨在取得朱迪亚·撒马里亚和加沙地区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充分自治的现行会谈的运动。介入这场运动的其中佼佼者就有希布伦和哈尔胡勒市长同希布伦民事法官在内，以色列是在他们的言词和行动已经导致了流血事件后才决定把他们放逐的。放逐行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防止上周五在希布伦发生的那种暴行的重演以及避免无谓和不可原宥的更多流血事件。

那些在安理会内外急急为这三名有关人士申辩的人事实上就是那些带头企图挫败能导致中东和平的不可抗拒进程的人。

我曾经多次在安理会和其它联合国机关中指出阿拉伯的和平敌人是谁，也指出了他们在世界上其它地方的支持者是谁。阿拉伯世界中最极端者就是那些自称为《坚决阵线》的人，上月在耶西·阿拉法特的参预下，在的黎波里开了会。该阵线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宣言最近已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 A/35/133-S/13912 号文件分发，该宣言表明了他们将不择手段地坚决反对和平，以及积极对付以色列。上周五在希布伦发生的谋杀就是同样现象的另一次表现。他们一再诉诸联合国，尤其是诉诸安全理事会，因为他们深知一定能够操纵运里为他们的好战目的服务，这已成为他们战术的第三方面。

以色列本身绝不会在其安全上冒险。同样，它绝不会中止在戴维营协议的构架内争取和平的努力，该协议是在我们地区内取得稳定、公正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实际可行的办法。以色列绝不会为了地区内的恐怖行径或安理会内赤裸裸的虚伪行动和偏袒作为而改变方向。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你表示欢迎。我们能够看到你于本月份主持这个庄严的安理会的讨论工作，深为满意，也很高兴。

上个月安理会在穆尼奥·莱多大使的杰出领导下所采取的行动，使我们更加放心，更有理由相信将我们的问题交由这个国际组织来处理，是有建设性的，是有益的。

主席先生，请你向南斯拉夫人民、南斯拉夫政府以及我们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同僚，转达我们的悼念之意。铁托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不论是法西斯主义占领南斯拉夫或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巴勒斯坦，铁托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显示，铁托这位伟大英雄所实行的政策一直都表现了这种决心。

见到美国对方才通过的决议所表示的态度，我们真的并不感到惊讶。法国曾经对它无法撤回 1949 年的《日内瓦公约》，表示遗憾。显然，美国是真的讨厌《日内瓦公约》，据我的了解，这个公约是指 1949 年 8 月 12 日缔结的《第四次日内瓦战时保护平民公约》，它适用于 1967 年以来以色列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其中包括耶路撒冷。这是我对美国提到的《日内瓦公约》的了解。美国是不可能赞成这种声明的。它丝毫不关心以色列军事占领当局将希布伦和哈勒胡勒市市长以及希布伦的沙里亚法官驱逐出境，至少它无法投票赞成表示关切。它无意会同其他国家一道呼吁占领国以色列的政府撤销其非法措施，使被放逐的巴勒斯坦领袖可以立刻回来，继续执行当初选举和任命需要他们承担的职责。当然，它只会催促秘书长就决议的执行情况提出报告。

的确，我是不感到惊讶的。我并不在竞选美国总统。难道《联合国宪章》的崇高价值和原则，只是牌局里另一张牌吗？此外，有了 3 月 1 日的经验，我实在无法确切知道美国代表不会在未来的 48 个小时内幡然改变他的态度。我不知道；我们有过这种经验。

有人谈到我国的暴力循环。我国根本没有什么暴力循环，有的是军事占领，暴力，灭族妄想；有的是合法抵抗，包括通过武装斗争的抵抗。我不会将这种现象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叫做暴力循环，我说有挑衅的行为，有计划要将巴勒斯坦人在他们的国家里赶尽杀绝，是一种灭绝种族的行径。另一方面，当然有合法的抵抗行动，包括武装斗争。

秘书长对西岸紧张的并且越来越紧张的、造成严重事件的局势，深感焦虑。我们深信，秘书长是真的关心目前的局势的。

正在进行的战斗，是一场生死存亡之战。巴勒斯坦人已经被剥夺了存在的权利，被剥夺了返回自己家园的权利，被剥夺了自决权利。目前，他们又面对被剥夺生存的权利。因此，他们所参与的是一场生死存亡之战。这里我要明确指出，永不会有另一个德尔亚辛。巴勒斯坦人决不让德尔亚辛事件再度发生。我们决心防止发生这种事件。我知道我们能够做到，我们知道国际社会会支持我们防止发生另一次德尔亚辛事件。

3月1日，安理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其中安理会痛惜“以色列继续顽固推行这种政策与措施”，并促请

“以色列政府和人民取消这种措施，拆除……移民点，……停止在1967年以来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阿拉伯领土内建立、构筑和计划移民点。”(第465(1980)号决议)

现在有什么反应呢？反应是反对这项决议。反应是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增援2亿美元。反应是美国总统否认他的代表所采的立场。

这是在这里发生的情况。但是，在该地区里头发生什么情况呢？

紧接着安全理事会作出上述决定之后，以色列内阁就在耶路撒冷征收了1,000亩土地。这种反应显示他们一点也不尊重《宪章》第二十五条。3月11日，希伯莱文的耶路撒冷内部通讯宣告：

“目前在耶路撒冷的纳维亚科夫和弗伦奇山之间的地区，约有4,000杜努姆土地已被征收。在这地区里，犹太人仅拥有500杜努姆。”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据该广播说，目前还不知道如何补偿土地所有人。

以色列司法部长对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作出了反应。希伯莱文的耶路撒冷内部通讯说，他于1980年3月11日格林威治时间1400点说，如果政府面临一种法律情况，就是说如果法院命令它拆除在朱迪亚和萨马里亚——当然他是指西岸——的犹太移民点时，司法部会制订一条追溯法律，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我只要促请安全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国注意同它有良好外交关系并向它提供了千千万万美元的一个国家的内阁，是怎样对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决定作出反应的。

3月16日，《纽约时报》报道说，以色列当局在伯利恒附近用栅栏隔开了375亩阿拉伯土地；这又是一次违反情事。

现在谈一下希布伦。3月23日，内阁以8票对6票通过在希布伦的两栋房子内设立了以色列人所谓的宗教机构。

我提到这些事情，只是要提请安理会注意对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所作的反应。

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是犹太复国主义古什·埃穆尼姆派干的。不过，还是让我们看看特拉维夫《守望者》报的报道，1980年3月24日，它说，“政府就要投资1亿以上的以色列镑，在希布伦设立神学院和野外学校。”不是古什·埃穆尼姆派干的，它不是一个派系，而是内阁决定这样干的。

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计划为杰里科地区兴建的一批移民点有一个已于4月3日开始动工。这表示当地居民将被赶走，这样才能兴建这批移民点。

其次说一下纳布卢斯四周地区。据《耶路撒冷邮报》4月4日报道，军政府决定在纳布卢斯以北塔卢萨村附近的私有地上用栅栏隔开1,000杜努姆土地。

《耶路撒冷邮报》还说，军政府于4月13日在拉马拉地区侵占了800杜努姆土地，该军政府官员无法对此报道置评。这家报纸指出，据某些方面的消息，上个星期三晚上，拉马拉区马利克村和穆加尔村的村代表应召前往军政府总部，获悉他们村庄四周的土地已经被占了。所以，军政府只是在晚上把村代表叫来，对他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说：“听着，老头儿，我们已经把你们的 800 杜努姆土地占了，你给我滚吧！”这家报纸还指出，它不清楚这块土地是否要用作军事用途，或用来建立一个移民点。不过，这是不相干的，反正这块土地已经被征收了。

关于破坏阿拉伯市镇的情况，我们写了一封信给安全理事会主席和秘书长，这封信随后将会作为一份文件。

那么，人民的境遇如何呢？关于这点，我要再次引述《耶路撒冷邮报》。我这样引述是因为我不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会驳斥这家报纸所登载的消息。

据 3 月 4 日《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最近几天，拉马拉附近的贾拉祖恩难民营内被剥夺了居住权利的难民，控诉军队在询问他们时，迫使他们在寒冷潮湿的天气里等了好几个小时。这些军队是新的纳粹党卫队，这一切太象纳粹分子了。拉马拉一纳布卢斯公路上军政府总部附近的难民营居民说，士兵在询问他们是否对以色列车辆投掷石头时，强迫他们在外面等候。这种对待人民的办法真够人道，是不是呢？士兵在晚上把难民带到外面，让他们坐在雨里，这一切只不过是要找出是谁投掷了一块石头而已。

一般认为人在越南学到了教训，但目前正在我国境内发生同样的事情。其次，据《耶路撒冷邮报》说，一个叫做“绿色巡逻队”的陆军巡逻队，在发表这项报道——就是 4 月 16 日——之前的几个星期，错误地在希布伦南方 400 杜努姆以上的一块耕地上播撒了农用毒药。一个“绿色巡逻队”在 400 杜努姆以上的农业土地上播撒农用毒药，只不过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表示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刻骨仇恨而已；唯一的理由是他们是阿拉伯人。这是种族主义最丑恶的表现方式。

现在我们再来谈一下希布伦，看看关于希布伦的报道。1980 年 3 月 26 日，据英文的《耶路撒冷内部通讯》说：

“西岸军政府方面说，目前宾亚明—埃利亚萨尔总督不会超过昨天——也就是 3 月 25 日——他对法赫德·卡瓦斯玛市长发出的严厉警告的范围。”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那天，

“本·埃利亚萨尔明确指出，以色列不会容忍卡瓦斯玛市长将犹太复国主义比作纳粹主义之类的谈话。本·埃利亚萨尔告诉卡瓦斯玛说，后者在星期一的群众抗议大会上所作的发言是煽动性的。”

如果联合国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某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如果联合国甚至全世界反对纳粹主义，如果在反对属于一种种族主义形式的纳粹主义的斗争中丧失了4,000多万人，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警告希布伦市长，不可将犹太复国主义同纳粹主义相提并论。国际社会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某种形式的纳粹主义；这事实上是国际社会的坚决肯定。

我现在再引述1980年3月26日《耶路撒冷内部通讯》的报道：

“那么，军政府可以采取哪种手段呢？最严厉的就是驱逐”——

实际上已经这样驱逐了——

“还有，就是审判和监禁”——这是他们也许不敢做的——

“或者是将卡瓦斯玛撤职。但是，西岸有不少不愿透露姓名的重要人士说，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对待向卡瓦斯玛发出的警告，因为军政府稍早曾向纳布卢斯市长发出更严厉的警告，命令他不得参加政治活动，但是他并没有理睬。”

当然，安全理事会知道当时大会曾经谴责以色列，要它取消上项命令，以便这位民选市长可以复职。事实上他是复职了。因此，我们发现联合国内是存在着一种积极的、有利于和平的办法的。

其次，3月25日，《耶路撒冷内部通讯》引述宾亚明·本·埃利亚萨尔的话说：

“我认为，今天我在同卡瓦斯玛市长举行的会谈中曾经明确告诉他他所作谈话的严重性。我还明确地告诉他，现在有一个公认的基本原则，是我们愿意容忍的，他必须服从这个基本原则。任何违反这基本原则的行为，我们都会认为是严重的。”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因此，我们有一种非常仁慈的外国统治，其方式是：“你们必须照着我们的话做；否则，有你好看的，我们会把你们赶走，不然就让你们坐牢。你们没有权利发表意见。你们没有思想自由，也没有言论自由。”读过纳粹在被其占领的欧洲胡作非为的历史的人，对这一切应当不会陌生。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以学生身份来希布伦移居的要说些什么。

据3月26日《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这些移民点中有一个移民点的负责人，叫做诺姆·阿农的，曾经说过：

“城里的犹太人越多，危险就越少。阿拉伯人不会反抗主人的，只有当他们觉得没有主人时，才会妄动。

这难道不是一种主奴的想法么？这难道不是一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么？随后，这位诺姆·阿农又接着说：

“从长远来看，阿拉伯人不是要忠于以色列，就是要离开巴勒斯坦。”
我们是决不会离开巴勒斯坦的，我们一定要留在那里。我们决心为求生存而斗争。
我们决心为我国的永久地位而战斗。

在这里的电视上放映一位哈泽耶夫先生的葬礼，的确令人感动。这位哈泽耶夫先生死的时候，手里并没有拿着一部犹太教《圣经》；据《纽约时报》报道，他死的时候，肩膀上挂着一支步枪。在为他祈祷的时候，他并没有真的死亡。这位哈泽耶夫曾经积极参加在越南的帝国主义战争和种族主义战争。他相信这句格言：“只有死亡的阿拉伯人才是好的阿拉伯人。”

哈泽耶夫在移居者中颇具代表性，他们移居的目的是要把巴勒斯坦人从他们在希布伦的家园中赶走，然后取而代之。他们也相信上面的格言，就是：只有死亡的阿拉伯人才是好的阿拉伯人。

以色列议会的某些议员怎样反应呢？我只要引述一个议员的反应就够了。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位名叫海姆·巴尔一勒夫的前参谋长说：“如果犹太人不住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在希布伦，就不会发生杀人的事情了。”《纽约时报》，1980年5月4日，第8页）。以色列人在1929年以前已经在希布伦住了100年以上，如果他们只是住在那里，而且如果他们愿意住在那里同时也让巴勒斯坦人住在他们海法、纳撒勒和雅法的家园，我想我们是可以某种方式和平共处的。

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市长发言表示必须维持秩序——我甚至不知道是否有秩序可言，因为这些居民是被不法驱逐的。他们半夜被叫起来，头上被蒙上头罩带到警察分局，负责抓他们的人显然是三K党以前的一个头子。然后，将他们放在一架直升机上，告诉他们说作战部长要见他们。结果，把他们带到黎巴嫩南部，他们没有证件，没有护照，什么也没有。最后，他们找到一辆计程车，把他们送到贝鲁特。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似乎谁也不知道。据被占领区军事协调员丹尼·马托少将说，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曾经直接参加对希布伦的攻击行动。老实说，如果军事总督看来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同攻击希布伦有关，我们当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被驱逐。如果他们被驱逐的理由只是因为说过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一定会同过去的不列颠帝国和纳粹帝国一样覆灭，我认为这根本无罪可言。这一预言是很符合历史事实的。所有那些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种族主义帝国，都不是自动垮掉的，而是因为人民起来把它们推翻的。巴勒斯坦人现在就是在推翻这种种族主义帝国。

以色列人怎样占领我国和我国的土地呢？同杀害伯纳多特有关的外交部长沙米尔说，应付这种局势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大量犹太人移居被占领区。

局势的确非常严重。安理会有责任找出解决办法——办法是有的，近在眼前，就是：让巴勒斯坦人回到自己的家园，让他们在自己的家园过着有尊严的生活，让他们行使自决权，让以色列和那些投票赞成安全理事会决议的人执行这些决议，让以色列从1967年所占领的领土中撤出，让巴勒斯坦人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些都是有利于和平的建设性的具体步骤。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如果不采取这些步骤，如果剥夺我们在自己家园安居乐业的权利，我们无法替任何人设想和平。这是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符合《宪章》和联合国决议的。我们还要再受苦多久？难道真的要我们等待让人灭族么？

三天前，九号电视台曾经播放那位死时肩荷步枪的哈泽耶夫先生，中午有时看电视的人也许会看到他在电视上亮相。他正接受访问，当时希布伦的街上有几个男孩。显然记者问了他一个问题，于是他转向附近的阿拉伯男孩说：“噢！这些该死的杂种！”对不起，但他的确是讲这句粗话的。

这就是殖民主义的精神。人们不会说别人是“那些该死的杂种”的。

访问中再次提到1929年在希布伦发生的事件。1937年的《皮尔报告》中将这个事件描述如下：

“阿拉伯对这个突然的惊人发展所作的强烈反应是十分自然的。1929年阿拉伯领袖感到的一切不好受的东西，现在他们会感到更不好受：犹太人移入越多，阻碍他们达成独立的障碍就越多。”

1929年，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沃尔特·肖爵士写道：

“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阿拉伯人曾对犹太人发动三次猛烈的攻击。在这攻击之前，有80年的时间没有记录过任何相似的事件。那么显然，这两个种族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十年间一定在某些重要方面发生了同以往不同的改变。关于这点，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军事法庭和当地的委员会曾分别于1920年和1921年调查这些年间的动乱情况，它们的报告特别指出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内犹太人的态度有所改变。在我们调查期间所提供的证据证明了这点，当时所有各方代表都告诉我们，战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住在一起，如果说不上是和睦相处的话，至少也是相互容忍——这种精神，今天（也就是1929年）几乎在巴勒斯坦已经消失了。”

我只想要求安理会好好想一想。几十年来，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一直在和睦和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容忍中共处，为什么 1929 年以后这种态度改变了呢？当时据我们了解，这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为这个国家增加了一项新的因素。他们要驱逐我们，要侵占我们的国家。仅仅几天前，一个叫做卡哈内的美国公民的团体散发小册子，其中告诉我们说那个国家已经没有我们立足之地，必须离开。不过，我们是不会离开的，我们要继续留在那里。我们一定为我们的生存和我国的永久地位而斗争。

最后，我认为我应该谢谢那些投票赞成决议的人，我欣然表示谢意。这个决议只不过再次确认或重申应让那些被驱逐的领袖立即恢复担任他们民选的职位。否则，就是违反决议，违反《宪章》，就是继续违反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宪章》第二十五条对这点明确规定如下：

“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的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我认为，如果这两位市长和民事法官决定在约 24 小时内回去的话，他们是有路可以回去的。他们可以到横跨约旦河的大桥那里，在桥的那一边叫辆计程车，然后坐回来继续执行自己的职务。如果他们仍然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和纳粹主义没有分别，他们有权这样想。他们所持的意见是不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意见不同的。如果以色列不让他们入境，我就认为安理会应当再度开会，继续本着《宪章》的精神考虑应该采取的进一步步骤。

我不要讨论其他事项，因为我们今天专门讨论如何行使一个人住在自己家园和执行他民选职责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主席：我谢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我所说的话。

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南斯拉夫代表的来信，要求被邀发言。按照惯例，我提议于征得安理会的同意后，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向南斯拉夫代表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现在请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我国总统逝世，你对南斯拉夫政府和人民以及对铁托总统家属所表示的哀悼和同情，我深为感动。谨乘这个机会向主席和安全理事会所有其他成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所有南斯拉夫人民的内心都感到无比的哀痛，感到这是我国巨大的损失，怀着这种心情，你们所表示的同情进一步鼓励我们坚决继续我国故总统所作的努力，协助实现《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崇高理想。

我还要谢谢以色列大使所表示的悼念。我也谢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我国和我国人民所表示的同情。

铁托总统一贯强调安全理事会应发挥其关键作用，在《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基础上协助和平解决争端，捍卫国际的和平与安全。

铁托总统一生，不仅目睹而且参与了所有历史性和革命性的转变，一如既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直到他一息尚存的，他都在病床上积极参与所有世界上的事态发展。在他逝世前不久，尽了最后的力量，吁请世界上的政治家们诉诸理性，要求他们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使用武力，以及继续促进缓和。

他促请必须阻止国际局势继续恶化下去，并强调靠集团对抗、军备竞赛、武力政策和加深国际紧张局势，是无法解决冲突和危机的。他指出，通向这些目标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在充分尊重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开展所有国家间的关系，进行谈判，以及在平等和独立的国家之间加强公平的合作。

我们丧失了一位巨人，在我国现代史上长期的艰苦年代，他曾引导我们沿着自由、独立和进步的大道奔驰。我们对故总统的哀痛是深重的，对他的敬爱是诚挚的，他是新南斯拉夫的象征。在他有生之年，是一个传奇人物，现在他变成了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铁托总统的逝世造成了巨大的真空，我们南斯拉夫人只有靠天天坚持继续他一生的工作才能填补这片真空。他的功业，在解放战争年代鼓午着我们，在和平时

(南斯拉夫)

期使我们怀抱着信念。他的功业已与新南斯拉夫血肉相连，已同南斯拉夫所有民族的现在和未来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主席先生，我会将你表示的悼念和同情转给南斯拉夫政府和人民，转给我国故总统的家属，他们将由此获得鼓午，安慰和启发。

主席：我谢谢南斯拉夫代表对安理会其他成员和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这次会议上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了。因此，安全理事会结束议程上该项目现阶段的审议工作。

下年6时30分散会